



尤玉淇 著

三生花草

梦
苏州

下

古吴轩出版社

九玉淇 著

三生花草夢蘇州

下冊



古吳軒出版社

目 录

吴门丽质善丹青	1
书画名僧吴占多	3
姑苏羽士翰墨香	5
吴门女尼笔底情	7
仙姿兰质叶小鸾	9
三白书画今何在	12
袁遇昌的泥孩儿	14
银器巧匠朱碧山	15
雕镂核舟的高手	16
甘文台毁像制炉	17
邹氏姊妹与蟋蟀盆	18
奇人周时臣	19
倭漆与蒋回回	20
扇骨能手刘玉台与“扇妖”蒋三	21

从苏蕙想到缣丝	22
从董小宛到柳伴月	24
吴门顾二娘的琢砚	25
捏相奇人项春江	26
吴裱与王鹤洲	28
贗本书画与“钦家款”	29
杨卯君母女与《浮生六记》中的芸娘	31
黄玉麟的紫砂壶	32
鸟笼啊，鸟笼	33
桃花坞年画与吴友如	34
不是寻常笔墨痕	35
沈寿与颜氏父子	36
扇刻名手“龙虎榜”	37
北局今昔与枪毙人犯	38
沧浪亭与苏州美专	40
苏州的第一个画廊	42
九十年前观前街	44
旧时玄妙观内的“人间地狱”	46
三清殿里看“画画张”	48
苏州的两处石雕珍品	50
琴台山的露天书展	52

旧苏州的特色街巷	54
小街小巷内的裁缝店	56
牛角浜这条小街	58
苏州的几座特殊庙宇	60
八十年前苏州的城隍庙	62
绿荫深处一画船	65
明瓦窗	67
厨下情	69
春燕与暮鸦	71
苏州古城内的深宅大院(上)	73
苏州古城内的深宅大院(下)	76
苏州的“廊桥遗梦”	78
古宅的复壁与密室	80
吴依软语最媚人	82
苏州的婚仪三变	84
娶亲、拜堂、挑方巾	86
“做七”与出殡	88
苏州的婚丧礼堂	91
吴中旧俗说家堂	93
榴火五月话端阳	95
关于黄天荡	97

吴中旧俗话七夕	99
吴中岁时习俗	101
苏州私塾的开蒙	103
评弹家的先辈风仪	105
弦索莺声女儿喉	107
时逢岁尾听会书	109
养鸟与“榴社”	111
旧苏州的典当	113
黄包车与“东吴怪物”	115
坐轿子的滋味	117
驴、马风情	119
蹄声嗒嗒忆马车	121
桃花坞木刻年画	123
苏州木刻纪程	125
油布伞与钉鞋	127
手炉与脚炉	129
缠脚杌子	131
快快让开，“水龙”来哉	133
苏州人用洋灯、电灯的开端	135
苏州人的旧时穿着	137
吴苑深处话当年	143

吴苑的生煎馒头·····	146
旧时玄妙观的小吃·····	148
串街走巷的小吃担·····	152
苏州人的吃面·····	154
玄妙观里两茶馆·····	156
苏州的茶馆与堂馆·····	158
姑苏酒肆今何在·····	160
采芝斋是家古董店·····	162
朔风街头羊肉店·····	164
堪叹吞云吐雾客·····	166
美哉，碧螺春·····	168
秋老菊绽阳澄蟹·····	170
跋·····	172



吴门丽质善丹青

封建时代，礼教森严，闺阁中的诗赋文章、女红丹青，从不轻易示人。事实上，吴门才女极多，或工诗词，或解音律，或精女红，但是限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使这许多丽质隽才湮没无闻。单以丹青一道，我曾略作统计，明清两代人在我们苏州，有名有姓的就有一百零五人之多。现在虽不能一一道来，但略举一二，便知端倪。

吴门画派沈、文、唐、仇四大家中，沈石田的女儿素英就能绘事；文徵明从子伯仁、侄女文英就工诗画，她留传下来的山水，笔墨很是苍沉；仇十洲的女儿，名唤仇珠，工画人物，而且画得细密精妍，她的山水画也很清秀；只有唐伯虎的女儿桃笙，虽嫁于大书法家王宠之子龙风，究竟能画否，则是个谜了。

在丹青谱上，寒族也有两位女画家。一位是明代画家允求之女，可惜没有留下芳名，只知她下嫁于周凤仪为室。她是一位工诗善画的才女，其夫婿也不弱。夫妇间时相唱和，而且她居然是“卖画自给”，那就不简单了。另一位是叫允浣芳的女子，小字“双喜”，善画幽兰，亦名噪一时。清代有一才女沈淑孙，曾许配河间纪氏，但未婚而卒。她临终时支撑起病躯，画了一幅雨中兰花，并题诗于其上：“独坐写幽兰，图成只自看。伶渠空谷里，风雨不胜寒。”真是凄婉极了。



还有席佩兰。她是随园老人的女弟子，不但善于诗文，还长于作兰竹，潇洒得很。

此外，清代苏州还有两个特殊的女性。一个是善画花卉的秦稚花，她曾为婆婆“割骨疗疾”，后又自戕身殉，被时人誉为贤媳；另一个是明末清初的毕昭文，她艳冠群芳，不但长于画花卉仕女，并能鼓琴，因才貌俱佳而应选入宫。明亡之后流落吴地，以卖画维生，可说是位奇女子了。

还有几个是清代富贵人家中的小妾，如文静玉、王珊、吴瑟瑟、程景凤、扬瑞云等，也都以一笔丹青，名噪一时。

到了近代，吴中闺秀中善作画的，当以吴湖帆的夫人潘静淑最为著名。她是状元潘世恩的曾孙女，幼秉家学，后适湖帆，能花卉竹石。惜乎先逝，未克偕老，亦是憾事了。



书画名僧吴占多

北局的塔倪巷，原有“宝积禅寺”，是个大丛林。幼年时，我家常在那里做佛事。有一次，我误闯后院，但见禅房数楹，花木幽胜，一僧正临窗作画。我凑过去看，却是一幅墨兰，画得非常潇洒。我也不知这位禅师的“上下”，然幼时印象虽至衰暮之年仍历历在目。可见在苏州，藏于书画之中的禅师是不乏其人的。

从《吴县志》上可以看到，远在南朝齐梁时代，有西域人智积禅师，住吴县研石山寺内，善画佛像，尝自画梵像于殿壁。后人称谓“智积菩萨”。

历代，先后有三个苏州和尚，均以丹青驰名。一个是了宗，善以淡墨作云林室庐、草木鸟兽，脱尽尘俗之气；一个是皎然，俗姓谢，工诗善画；还有一个是继肇，他与山水大家巨然僧是同时代的两个善画和尚，以作山水著名，但其所作较巨然稍感薄怯，不如巨然浑厚华滋耳。

元朝有一个和尚叫普明，为吴中承天寺住持，善作墨兰。同时还有一个善画的和尚明促，但他以吴人而住持无锡的惠山寺。

清代能作画的苏州和尚，有法号可记的就不下三十余人。著名的如上弘法师，他的山水画得很好，曾得王石谷的指点；所作花鸟，颇有常州派画首恽南田的笔意。他先居瑞光寺塔院，后居东禅寺，事母极孝，且工



于诗。曾与一时名士结成诗社，著有《馀习吟》等诗集。还有曾经恭迎过皇上的，也有两个画僧。一位是出家瑞光寺的元珑，工诗善画。清康熙南巡，他曾恭进《万寿颂长生图》，蒙得恩赏。据传有一次晚归陈墓之莲池，皓月当空，临溪独坐，忽有所悟，遂示寂。说白了就是在月下荷池边突然独坐而死，这可算得上是奇事一桩了。另一位出家在花山的一泉和尚，工书善画，特别是画梅，笔墨纵横，不拘绳墨，乾隆南巡莅苏，呈梅花长卷，曾得皇上赞许。也可一谈的还有两位禅师。一位是明澈，号“一石庵主”，原为狮林寺的住持，后退居善庆庵，筑精舍数间，种竹浇花，有萧然自得之致。偶作山水，明静雅洁，喜作小景自娱，并说：“我于此中作汗漫游，不必蜡登山屐也。”

另一位是韵可法师，号“木石山人”，本是武昌人，但久居吴中。他善鼓琴，书法近苏、米之间，烂然天真，意趣自足。特别是他的水墨花卉，出入于青藤、八大之间，笔意超脱，挥洒自如。他住吴县李王庙时，求画者甚众，侍者日磨斗墨，数十幅俄顷立就，因此有人打趣道：“古人惜墨如金，而禅师挥墨如土，不太罪过耶？”由此可见这位和尚的豪迈之态了。



姑苏羽士翰墨香

道教音乐，在笙箫管笛的细乐声里，步罡踏斗的舞蹈动作里，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唐乐来，瞑目谛听，真是飘飘欲仙。苏州籍的舞蹈家吴晓邦，曾恐道教音乐舞蹈的湮没而为之录音，并拍成纪录片，惜均毁于“文革”期间，这真是“焚琴煮鹤”的荒唐行径。

但是除了音乐之外，在我苏的道家中间，也颇有善于书画的人才，并且还有些神话色彩。据《梁溪漫稿》所载：“姑苏道士李怀仁，豪放不羁，尝呼龙于松江之上，狎而观之，遂画龙，入神品。”呼龙而观，只能是民间传说，但这道家画的墨龙，一定是很精彩的。

元朝吴人莫起炎，字月鼎，工诗善画，起先是个读书人，但是三试不第，于是放浪江湖，变成道士，然而这个道士，纵酒佯狂，特别是写的字，像“霞谲云诡，灵异恍惚，使人莫测”。现在说来，颇有些抽象派味道，他在至元年间，曾征召入都，居然祈雨有验，但他不愿受褒赏，仍然辞归姑苏，如闲云野鹤一般，这是有些像吕洞宾式的道士了。

但是，有清一代，苏州的玄妙观内，确实曾出现过几位丹青高手。一位是魏瓠，字浮尊，苏州人，曾是玄妙观的方丈，不但工诗，且善山水。他的学生，道士滕鉴，字静怡，亦能山水，疏秀可喜，颇得魏道士之传。还有俞桐，字秋亭，也是工诗善画的玄妙观道士。住在三清殿右隅道房



里的陈性圭，字莲君，则善于画花卉草虫。伊大麓，号云峰，也是道士，所画的山水，颇有元四家的画意，并且也能作花卉。

在《墨香居画识》里，也有一段载吴县穹窿山道士李体德，号补樵，所作山水笔墨苍厚，毕生杰构有《长江万里图》长卷，亦是不简单的。我又曾在《吴县志》上看到一段，吴县朝真观道士李朴，别号紫中道人，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均妙极一时。但又说他精于“辟谷”之术。不吃饭怎么行？这位老道，是不是又在故弄玄虚，蓄意骗人了。所以，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

还有一位中和院道士沈乾定，字紫冲，能诗能画，并工篆隶，又善铁笔，能画山水与人物。然而他画的人物，却大都是佛像，以一道家，而不画太上老君，反画起达摩祖师来，亦一大奇事，可谓道界中的“叛徒”了。

爱好书画的道士先生，还可举出十几位来，但因为大同小异，就此打住。



吴门女尼笔底情

曾记当年，听弹词《玉蜻蜓》，中间有一段唱词，名曰“志贞描容”，唱的是才艺俱佳的俏尼姑志贞，思念她死于庵堂的情夫金贵升，而为他描画一幅真容图的情景。唱来缠绵悱恻，动人心弦。虽则说，这不过是弹词艺术，未必真有其事，但苏州女尼中间，能够书画的也是有几位的。

不过女尼出家，十有八九在尘世间都有过一段伤心恨事，或是家庭变故，或是情场失意，身世飘零，一枝无栖，于是不得不遁入空门，黄卷青灯，了此残生。

苏州的尼姑，要比和尚道士少得多，而有才情、善丹青的女尼就更少了，偶有一二，也是凤毛麟角。现在据我所知，先写出两位来，如果再有发现，当另文增写。

一位是清代的赵昭，她出身名门，父亲为吴中高士赵灵筠；她的母亲文淑，是那时著名的女画家，所作幽花异卉、小虫蝴蝶，信笔点染，皆能抒写性情。并兼工仕女，精妙绝伦，至奇松怪石，亦苍郁遒劲，是当年吴中闺秀的突出才女，惜乎，仅届中年就亡故了。遗有一女，便是赵昭了。她幼承家学，能诗擅画，尤工兰竹，后来嫁于平湖马家，但不久马家破产（不知什么原因），乃遁入空门，结庵洞庭西山香林，匿影二十余年，以



诗画遣兴，有遗《侣云居诗稿》。

还有一位是清代的吴琪，字蕊仙，也是我们苏州人。在她的小传上说：“生而颖悟，髫龄即工诗词，及笄而能文章，尤精绘事。”可见是名副其实的才女，而且嫁得了一位如意郎君，是同邑的管勋。真是镜光奁影中间一对璧人，大家都说真是一对神仙眷属。不想罡风骤起，家中突然遭到一场官司，丈夫被囚，且不久死于狱中，而家道从此颓败了。于是她削发为尼，法名上鉴，号辉宗，缁衣一袭，不问世事，作画也少了。因此，偶然有人得到她的片纸小品，都是珍如拱璧。



仙姿兰质叶小鸾

我小时候，曾从吴中老画师曹筱园游，曹是民初通俗画家吴友如的入室弟子，吴友如以绘《点石斋画报》名噪春申。我曾在曹师画室里见过吴友如绘的《百美图》画册，其中就有叶小鸾的画像。当然，他画的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美人而已，但由此我就知道叶小鸾其人。

抗战前夕，蒋吟秋师掌省立图书馆馆长之职，于是在他的馆址可园，曾举办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吴中文献展览会，由叶恭绰、吴湖帆等协助，凡吴中名贵文献，均搜罗展出，开会期间，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其中就有一幅吴江叶氏旧藏的叶小鸾像，像作半身，云鬓高绾，风姿绰约，有人说是她的自画像，但即使属他人所作，也一定有所依据，或者竟是见过她的人所绘。不是一般凭空臆造的美人像了。

我曾戏与林黛玉作过比较，林是曹雪芹笔底的虚拟人物，而叶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叶能琴、能书、能画，尤能诗，其才之广，似乎远胜于林。但是她们也有相同之处，即均不永于寿，叶小鸾生于明末，留在人间，仅仅只有十六个春秋。后人附会说她是暂谪人间的仙女。

叶小鸾（1616—1633），一字琼章，吴江汾湖叶家埭人。生于累代书香之家，父亲叶天寥，是明天启年间进士，做过工部主事，但他是个风流狷介，不耐仕禄的人，所以到了崇祯三年就辞官归田了。母亲沈宛君是著



名词曲家沈璟之侄女。两个姐姐，大姐昭齐，二姐小纨。她的家庭最大特点是父母姐妹均通诗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算是个诗人之家。后来刻成的《午梦堂集》，就是他们的诗文合编的明证。当然吴江叶家，毕竟是乡宦门第，宅内颇具花木之胜，叶小鸾就住在疏香阁上，故自称为疏香阁主。

小鸾四岁就读《楚辞》，十岁时与母秋夜对坐，母亲出了个上联“桂寒清露湿”，她即应声而对“枫冷乱红凋”。十三岁时候，她的字画就非常端秀，单单临《洛神赋》就有百本以上，她曾有一诗以记临池之乐：“芸窗麈尾拂乌衣，玉版双钩仿献之。临到一番神肖处，不禁心赏古人奇。”十四岁时，她舅父送她一方名贵的眉子砚，她喜而铭诗于砚曰：

天宝繁华事已陈，成都画手样能新，
如今只学初三月，怕有诗人说小鬟。
素袖轻笼金鸭烟，明窗小几展吴笺，
开奩一砚樱桃雨，阔别清琴第几弦。

关于她的能琴能画，在康熙版的《吴江县志》上，也曾有记载，说她“兼善琴，能画山水，与落花飞蝶皆有致”。可知她不但善解音律，而且又能画山水、花鸟，真是才气横溢，艺术上的通才。

关于她的美，虽不能有照片可看，但在她的画像与其父叶天寥的自撰年谱中，可窥一二，说她十岁时“珠颜玉丽，即以无匹，颀然有质，如十三四矣”。后来在崇祯三年那年，他又记说：“盈盈十五，玉色映人，仙乎独立，语亦生香……”把一个美丽的及笄少女活画了出来。

最遗憾的一件事，当然是她在临嫁前五天天亡了。据记载，在她亡后，搁在灵床上到第七天，还是“朱唇渥丹，素姿映雪，玉质鲜香，轻肌柔曼”，其美可知。